

《恋殇》现代系列

◆ 惨烈卷

主编 小爱 河北大学出版社

恋殇



LIAN SHANG

恋 殇

——现代惨烈卷

主编：小 爱

选编：翟永存等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(冀)新登字 007 号

创意策划 王 会

责任编辑 王 会

封面设计 慈向群

恋 殇

中国桂冠级爱情小说精品

主编 小 爱

※

河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
(保定合作路1号河北大学院内)

邮政编码:071002 电话:5022929—585

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厂 印 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.625 字数:318千字

1994年8月第1版

199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-5000册

ISBN7-81028-129-1/I·95

全五册总定价:69.00元

本册定价:13.80元

出版说明

悠悠华夏，爱河长流，几多凄惨，几多悲愁！
为了便于广大读者阅读和欣赏中国名家爱情小说精品，我们选编了这部中国桂冠级爱情小说大系列《恋殇》。

在编选中，我们力求入选作品既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，又有较强的可读性。所选作品每篇字数不等，尽量照顾作者代表性的广泛。

由于编辑水平所限，所选作品难免有不妥之处，切盼广大读者和作者提出批评建议，以利于以后改进工作。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惨 烈 卷

陈霭麓	卫箏	(1)
陈霭麓	水草	(12)
许廪文	新婚惨史	(28)
周瘦鹃	情价	(33)
周瘦鹃	留声机片	(40)
严独鹤	恋爱之镜	(47)
严芙孙	花轿	(66)
庐 隐	父亲	(74)
庐 隐	一个著作家	(100)
柔 石	人鬼和他妻子的故事	(107)
许地山	命命鸟	(125)
陈若蕤	灰眼黑猫	(141)
白先勇	玉卿嫂	(155)
张爱玲	霸王别姬	(196)
张资平	苔莉	(203)
叶灵凤	时代姑娘	(301)

卫



箏

陈鸢麓

晚餐已装在肚子里了；辰光很早，红霞还衬在天边。我们没有事干，就挽着 T 君出去散步。

这是条法兰西式的大道，笔直的，没有一些弯曲；两边走道上，植着大树，绿油油地罩住了街心。我们挨着肩，缓步地向西走去。半颗血色的太阳，还衔在西尽头，正迎着我们的面。附近某工厂，才放工，许多女工们，提着竹编成的小饭篮，三五成群地走来，背上负着残照，满地映着人影，凌乱地，错杂地，傍晚的寂寞，就给冲破了。

头上的星灯，忽然明亮起来，次第的透及于街的西尽头。现在，夕阳已经下去了。暮天止散着紫色的余霞，和几缕从工厂的烟突里放出来的长烟。并且时时闻到三五声宏大或尖利的汽笛。

突然，眼前又发现了一群人。为首的是一个衣服褴褛面目秽垢的少妇，她还披着头发跳着双足。

“唉，我的爱人儿，你怎么这样狠心呵！”她一见到了我们，就这样叫着，扑过来。我自然明白她是个疯人，立刻奔避了。

“唉唉，我是洁白的呀，你怎么避开我！”那少妇就很沉痛地哭起来，望着前面径自走了。后面许多闲人，就一哄地笑起来，还有拍着手掌的。

我的朋友 T 君走过来，仍旧挨住我的肩头，继续我们的散步。

“唉，你瞧，方才那个少妇，就是世上可怜的人！”T 君忽然嗟伤地向我说起。

“她是个疯妇。是的，很可怜呀！”我应着。

“然而，从前她很美丽呢，很尊贵呢，何尝发着疯。”T 君又喟然地说。

“呵，你认得她吗？”好奇的我，就立刻抓住了这个问题。

“自然，她本来是我朋友 Y 君的夫人；但如今已是断绝关系的了。”

“嘎！怪不得她方才，嘴里还在喊着‘狠心’‘洁白’等名词。但你的朋友，怎么会把她休掉呢？”

“唉，说来话很长的，并且也很伤人心。”T 君摇着脑袋，似乎不胜惋惜地。

“诚然，为了丈夫的不信任，而至于这样地步，确是伤人心的。”

“丈夫的不信任，这是当然的事，并也十分合情合理；你那可怪他。喔，你是不详细他们历史的，自然也不能说你错怪。”

“然而，就请你把他们的历史说说吧，在这闲散的当儿。”

“好！”T 君很直爽地答应了。以下就是 T 君的述说。

你听吧。她是我朋友 Y 君的夫人；母亲是个年老的寡妇，没有兄弟，只有个比她较少二岁的妹子。她名字叫做卫箏，妹子叫做楚箫。

卫箏嫁给我的朋友 Y 君完全是旧式的。他们虽然有了一个四岁的女孩子，但在女的方面，总还是不十分称心。因为她曾在 S 市某女学读过六年书，受了时下所谓新派的洗礼，思想是出奇的新。Y 君一向是在 H 市 B 银行当行员的，收入并不丰富。卫箏为了经济上的关系，就帮着丈夫，到某教会办的小学校去当教员。

就在今年暑假里，Y 君请了假，带着卫箏回到故乡来，在丈母娘的家里住下了。Y 君为职务关系，不能久于请假。就在第五

天返H市去了，只留着卫箏母女俩在故乡。

这是一间临街的楼房，卫箏那时所寄寓的；有四面窗子，可以凭眺楼外的一切；楼的对面，却是一家规模宏大的首饰铺。

在骄阳西下之后，晚风生凉之中，卫箏常常打开临街的四扇窗子，抱着女孩子凭眺楼外，便瞧见对面首饰铺的楼上，也站着一个人。

那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；看来，也不过二十岁光景。他既长的十二分俊秀，又修饰得十二分漂亮，实在很有动人羡慕的魔力的。

妹子箫从下面上来，笑嘻嘻地，挨近了卫箏，把甥女抱过在怀里。卫箏就让开了窗边，走到楼下去干别的事情去了。

等到重到楼上来，听得妹子箫似乎在那边和人说话，但一走到窗边，却寂然了。

“你和谁说话呀？”卫箏笑向妹子问；然而妹子的脸子，立刻飞上了霞光。

不待箫的回答，聪明的卫箏，已发见了妹子的秘密。她于是又笑着问箫：“你和他相熟的吗？”并且用着眼色，指指站在对街的少年。

“正是。”箫很微很微的答应着；如果，她不在点头，怕人家要听不出。然而，她现在的脸，经这一来，可尤其红了。

“方在和你谈话的对手，当然也就是他了。”卫箏总是微笑着。

“唔。”箫羞得低下头去。

从这一点，卫箏又发见了妹子和那个少年的交谊。她富于感情的心，不免起了一重波澜，带着酸味的波澜！

“他姓什么的？”卫箏过了一回，问妹子。

“姓孙，名儿叫做小青，还是个未婚的男子。”箫今番不像起初的娇怯了。

“好个名儿！小青。”卫箏低声叫道，同时，心下继续想：“他定是个多情的分子了。”

妹子箏方面，也知道一切逃不过姊姊的眼底，就不再把秘密，含羞地严守着，而约略地说明了之后，便给她介绍给小青。

从第二天起，妹子常常要求阿姊，给她写酬答小青的情书，当她收到小青来信之后。这种极其僚人的差使，使久感孤寂的闷烦的卫箏，未免发生了嫉妒和凯觎的野心。她于是试把自己的名字，署在妹子给予小青的信上，并且偷偷地寄发了。

这是出于意外的天赋，使年轻而乍尝初恋滋味的小青，深深地感到幸福与恩惠。就在接到卫箏尝试的情书之后的晚上，他站在铺子的楼上，和卫箏道起钦慕和感激来。

卫箏从此，就成了妹子箏的情敌了。

母亲是个爱好赌博的人。她除了三餐一宿之外，最重要而又最关心的工作，就是抹牌。但家里人少，不够她的对手；于是，她便向四邻去找，凡是住在她左右的邻人，没有一个，不给她做过搭子。

被热烈的情感所支配的小青，从卫箏嘴里，探得母亲这个习性，心中忽然光明了一下，不禁快活起来。他告诉卫箏，要从这着，把自己身子，接近了她母亲，而贡献更伟大的爱情给卫箏。——卫箏自然也十分赞成，十分欢忭。

一切都如小青的愿望：他不久，果然成了卫箏母家的入幕之宾。她的母亲，差不多不能一天少了他；自然，他们的爱情，也得了相当的进步。

陶醉的生活，继续了两个星期。忽然，有一天，卫箏秘密地警告小青：她的丈夫，就要来接她了，如果，他以后能不常来，她当十二分地铭感，并且永永不忘去这个感激。这个消息和劝告，虽然给小青以重大的打击，使他免不了失望的悲凄和痛苦，但在事实上，究竟没有权力和办法，也只得唯唯地，吞着泪接受了。

在临行的时候，小青忽然发生了一个最后的希求，他很热烈

的，很惊皇的，拥住了卫箏，要她赐予他一个可纪念的接吻。

“恨不相逢未嫁时！”然而也在流泪的卫箏，竟这样地把他拒绝了。

呜咽地作别了；虽然楼窗上，仍有把晤的机会给予他们，但“红楼隔雨相望冷”的惆怅，未免常常使他们痛苦。

然而机会又出于意外的。母亲失了小青，便感到减兴，因为她常常为了缺少搭子，凑不成牌局。她终于差人，把小青请过来。——在第三天晚上。

卫箏和小青，在打牌的台前相遇。他们各个胸中，自然都起了不能描写的，新的情感。

“今天，在这里打牌，是不寻常的；我们须把输赢的金额，提高四倍，俾彼此可决个高下。”卫箏突然地向大家提议。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母亲是抹牌的老手，自然，笑着赞成了，并且注视着小青。

然而聪明的小青，却在这时，又瞧见卫箏的心奥。他知道卫箏这个提议不平常，其间，有个秘密而重要的用意。

“好，我们大家决个高下吧。”小青凝视着卫箏，也这样赞成。

“但是，”卫箏注定小青说：“你的荷包里，有带足了子弹（意即金钱）没有？”

“呵！”小青摸着口袋。“不多，不多！但是，你肯信用我吗？借我若干来！”

“好，信用你。”卫箏说着，就立刻望自己的卧室走去，立刻取出一个纸包递给小青。

因为一个搭子还没有到来，急得母亲御驾亲征，前去敦促了。这时，室里止有小青和卫箏楚箫三人。小青把方在卫箏所给予的纸包打开来，嘿！原来是一函绝长的信。

小青连忙把纸包打拢，塞入了口袋。然而，秘密是已给妹子箫瞧见了。酸味的血潮，立时把箫卷入嫉妒之海。

八圈牌打完之后，本来很孱弱的母亲，负着疲倦，先爬到床上去。箫忽然向卫箏正色说：“你方才的举动，未免太……了！因为，你是个罗敷，给姊夫知道了，怕很不便！”

这是很有威权的话，立时，把卫箏和小青震得木鸡似的了。被羞赧的火所焚烧的卫箏，突然，狂了一般跳起来，逼着小青，夺回了方在那封信，并且，在箫的面前，撕成粉碎，脸色是铁青的。

等到箫把情形报告母亲的时候，卫箏已和小青走了，并且不知去向。于是，大家都张皇起来，东西找寻，终究找不到他们的踪迹。

一直到第二天早晨，附近的警察派着警士来送信，说是：“西郊F公园里，发现了一对自杀的青年男女。由警署把他们送到M医院，经了医生竭力的救护，才把他们从安眠药水的毒中救出性命来。讯问之下，才知道男的是小青，女的是卫箏，要家里派人前去。”

母亲在恼恨欣慰之下，带着卫箏的女孩子，到M医院去。这时，小青的母亲，也在那边了。

小青躺在床上在号哭，说是：人们多事，把他从很快活的情死中，救回苦恼的尘环里来。他并且向他的母亲说：“她死了吗？她死了，我一个人是不能活的！”

“唉，你得安静些。她并不死，活着呢。你不要再这样了。”他的母亲，这样的劝慰他。

然而，小青仍然是不肯罢休。母亲没有了法子，只得商得了卫箏的母亲同意，暂准这一对可怜虫，见一回面。

医生的吩咐，要他们再在院里静养着。因为，他们的元神，是经了药水的毒，损失得很。这却给予这一对可怜虫以绝好的机会。他们得在这时期中，常常相晤，每天至少要谈二三个小时的情话。

小青的体质，比卫箏强，较早的出了医院。这虽然是卫箏所引为不情愿者，然而，医院的规则，医生的命令，是不能违反的；

终于两人分别，止留着卫箏一人，孤零零地。

是一天晚上，卫箏扶着新愈之躯，在医院的小花园里，独自散步。这花园虽然不大，但一切布置，却十二分得体，当得幽雅两个字；病人们置身其间，胸襟无不旷然。然而经了沉创的卫箏，兼之神经质的，却反引起了自己前途的感伤，她想到自己的事，已成了这个局面，是免不得丈夫的责斥，外人的物议了；求死不得，其痛苦竟要比死还深切啊！

她在小园中，明月下，踽踽凉凉地独自嗟伤着，缓步着，这种种问题，简直把她困难得啜泣起来；终于她在一鉴荷池的前面站住了。

“唉，还是死去吧！唉，死去吧！”她望着荷池，这样叹息着。池面被月儿照得银光灿烂地，似乎竭力在招致她。

“唉，小青，亲爱的人儿！我们……”她又仰着天空泣起来。“我们的希望，是决不能实现在今世了！来世！一切只有期诸来世吧！唉，我求你恕我先你而去！……”

她哭得十分悲伤，顾不得一切，就决然地，涌身向荷池投去。然而，有个看护妇在她的腰间，用臂子围住了。

“你疯了吗？”那个看护妇，大声喝她，并且把她拖开池旁。声浪已传到里面去了，全院的看护妇，给她惊动，便大家赶来。她终于被扛到调养室里去。

经那看护妇严密的监视，终算她不至于再寻短见，一直到她出了院。然而她的丈夫，已从H市赶来，要带着她回去，并不向她严厉地出话。

然而，卫箏却提出抗议了。她拒绝丈夫见面。

“唉，你该想想我们的女孩子，她是怎样的在盼望母亲！”丈夫这样地劝她。

“……”她并不答应，只管自啜泣。

丈夫动怒了：“你还以为你所做的事，是体面而合法的吗？”

“什么我都不知道！”她很倔强地答：“但无论如何，我现在总不回去的。”

“嘎，那末你以为我不和你计较一切，是太懦怯了。好，任你留着，但你不要后悔！”丈夫尤其怒恼，吼了一阵，就决然而去。

——事情的趋势，是入于破坏的一方面了。丈夫负着气，含着恨，向她母亲提出了决裂的手段，且已把一切权力，请托了律师。律师就照他的意思，依法向法院起了诉，提出对于卫箏离婚的要求。

母亲的权力，不能在卫箏身上，发生效力，终于离婚的案子成立。少夫妇们就此分了手，断了关系。卫箏这时，是个孤独者了；除了小青以外，再没可亲的人。她于是写信给小青，要求他履行自杀以前的信誓和她结婚。——自然，他们在恋爱时期中，有过“我如果有能力，一定要和你结婚”的宣誓。

于是接连的发了三封，然而小青的回音，却杳然。后来，卫箏才知道小青为了她，已给店里当轴歇退了，并且不知去向。

有了这样失望的结果，怎不使她悲伤得要死！家里母亲，虽不当着她面，说什么话，然而，背后的议论和不平常的面孔，实使她感到难堪。尤其是鸩一般毒的妹子，时时把冷酷的笑声，送到她耳边来。她终于不能一刻钟的居留。

社会也是残酷无情的！对于不幸的，失意的人们，常很不客气地，加以竭力的攻击，自从自杀至今，大家把卫箏和小青唾骂得满城风雨，这也是使卫箏绝望的一个原因。

然而，不能说人们都是没有同情于卫箏的啊。一个很有钱的，姓浦的太太，却怜悯了她，把她请到家里去教孩子们的书。卫箏这时，才登了救苦的慈航。

在暂时安定生活中的卫箏，不幸命运，又继续的袭来了。她在浦家教了半个月书，却给浦家的舅老爷反对了。他的理由是：“卫箏是没有师资的淫妇，不要教坏了纯洁的孩子。”

“一言丧邦。”舅老爷这句话，竟说动了浦太太的心。浦太太

不能牺牲自己的孩子们来推爰于卫箏，就把卫箏辞退了。

卫箏重复归到充满着冷酷空气的母家去，含诟忍辱地，吞母家的饭。

“唉，永是这样地下去，究竟不是办法！”她时时这样的感叹着。她后来不得不出去找个生活的方法。

有一个 R 红院，是专演应时新剧的，这时，竟把卫箏和小青自杀的事，编成了一部新剧，预备公演。院里老板，探听得卫箏处于飘零的生活中，很想找些事做；因此，就立刻托了人，到卫箏家里来。

原来这戏院的老板，要利用卫箏去现身说法，串那新编成剧中的女主角——院方的条件，是“每售票一元，致酬两角。”

在生活高压之下的卫箏，惑于丰厚的酬金，便慨然答允了。然而她一虑到露面的不雅，也向院方提出了条件，便是：“登台时，须将全场电灯熄灭，改映五色反光。”

双方的条件，都满意地接受了，卫箏就一变而为舞台上的艺员。戏院方面，就把全版的广告，登在各报上；并且，向各处揭了招纸。于是：“卫箏现身说法”的消息，就传遍了全市。

在登台那一晚，戏院老板，把“卫箏”的名字，用电灯扎得是有两扇门大小，悬在戏院的门口，有如梅兰芳第一天登台的光景。

全城的人，都给哄动了，潮一般向这座戏院子涌去；不到日落的时候，已把全院一千个坐位，占得一空；然而来看表演的人，还是不绝的到来。台上和走道的临时席，添得再不能添了，终于老板下令关上了院子的大门，把“客满”的牌子挂出去。

忽然，有人在场中发起刊物来，自然，这刊物是关于卫箏的，上面文字，却十二分尖酸，十二分刻毒，把卫箏骂得体无完肤。于是，全场的空气，转入于冷酷。

节目已到了“卫箏亲演忏悔词”的了，剧务主任致了介绍词

后，全场电灯就一齐熄灭。台角的五彩反映灯，也交替的放光。卫箏就在这五彩电光之中，走到台前来。

呵！我前面说过了，人们大都是残酷的，没有同情于不幸者的心的！全场的人们，这时，竟哄然叫哗起来了。

“不要脸的东西呀，既然登了台，还怕什么难为情呢……！”

“我们化了一块大洋，为的是要看看你不要脸的真面目，怎么要把灯儿打熄了！——”

“哈哈！这真是笑话，快把灯儿亮了吧，我们不比小青……！”

“噯呀，卫箏，你肯给小青仔仔细细的瞧，不肯给我们……！”

“快些开灯，……否则还了我们门票钱，我们不要在这暗黑之中，听这不要脸东西的丑调……！”

全场的秩序，大乱了。院子里老板没了法，不得不把灯儿打亮。人们一见到站在台前的卫箏，却又哄的一声闹起来。

忽然的，场中有个人，公然大声地叫喊：“看呀，这是一个不要脸的淫妇！”

于是，骚动之声，又潮一般翻涌而起。

唉唉，你瞧见过一个妇人被人家极度的侮辱，而至于疯狂的样子吗？唉，我们这番倒看得很清楚的了：她低着头，把胸部成了个鞠躬的姿势；一条臂子连连向脸上，头上使劲儿挥着；身子向左面晃了三晃，向右面又晃了三晃；苍白的脸，发了直的瞳人，无意识地向四下乱瞧，似乎在那里找什么东西，却不能行动丝毫。

“听着，听着，诸位呀！”有个粗大的声音，突然又冲破了场里的骚扰。场里暂时归于静止。“这是旧礼教的罪人！新礼教的公敌！世界上的恋爱，被她污尽了！我们应当骂死她！要知道她是一个淫妇，最下贱的淫妇，还不及潘金莲多多呢！”那人继续叫着。

“呵呵，潘金莲！……淫妇！……下贱的淫妇！……”于是，全场又雷一般吼应着，大家都把这句子，唱着。许多无赖的，轻佻的流氓，更把手拍得暴雨一般，把足踏得迅雷一般，有的还吹

起尖朗的吻哨，有的还装着雄鸡的叫声，并且哈哈地狂笑着。

她这时反恬静下来，站在台上，一丝儿也不弹动，仿佛是一个木偶，陈设着给人观看的；然而，她的胸部，却起伏得十分厉害；她的呼吸，却愈抽愈紧愈急促，浑身忽的打起抖来了，剧烈的打抖，犹如乘在一辆行经崎岖的马车上。

“哈，哈，哈！——哈，哈，哈！”她忽然狂笑起来，接连的几阵狂笑，两条臂子，不住的向空中狂舞，大吼一声，立刻向台下窜去，在满场飞舞一回，径向外面奔去。

“呵，不要脸的小淫妇！不要脸的潘金莲！”全场的人，还是这样噪逐她。

等到戏院里值台，把她扛回来时，她浑身已是水淋淋的，说是：他们把她从河里找着的，救得快，总算不曾淹死。

T君述到这里，我们已回到寓所的门前了。他歇了歇，又浩叹地道：“然而，她却从此变成那种模样了！……”

于是，我十二分感动，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惨伤。忽然的，那边涌过一群人来，疯狂的卫箏却又走到我们的面前。

“唉，我是洁白的呀！……”她还是这样地嚷着。

我立刻，毫不畏避的走上去，握住她不干净的手。

原刊《红玫瑰》第6卷第8期

水



草

陈霭麓

人在窗外吹起唢呐的时候，新月刚挂在池边的大松上。热血如同沸了似的，在周诚的全身翻腾起来，本来苦闷而寂寞的头脑，这时震越得嗡嗡地发响，面上现出奇异的表情，身子是疯狂了一般，从他自己的屋里跑出来。

凉爽的夏夜的微风，一阵阵吹拂在他的面上，他略为清明一点。然而有个细长而活泼的影子，在离开他眼前十步以外摇着。

“呵呵！她真是可靠而可爱的女人呀！”周诚这样自语着，步子是飞一般的向前进。

前面的女人，时时回过头来。在月光之下，可以看到她迷人的脸蛋。现在，两人相距，只有两步远近了。

每个晚上，总要这么一回的聚会。女人很熟手的向目的地奔去。周诚跟在后面，紧紧地跟在后面。但两下都不说一句话。

这是满长着水草的池塘。塘上除了月的光，蛙的鼓噪以外，有几丛参天的老柏。老天似乎特别的给他们设下这样好的地位。他们就照例的在塘边坐下了。

女人用着迷人的大眼，注定周诚，默默地不说什么。周诚只啃着自己的吻儿，在微微地发笑。

经过了三分钟的沉默，终于周诚伸出手来，捉住女人臂子，并